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鸳鸯影

清 蕙香山人

警世姻缘

清 石塘居士

虞妾志

清 冥冷野人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〔太白文艺出版社〕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

鸳鸯影

警寤钟

蜃楼志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七卷)

鸳鸯影 蜃楼志 警寤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38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544-4/I · 473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「太白文艺出版社」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

鸳鸯影

警寤钟

蜃楼志

鴛 鴦 影

[清]樵云山人 编
余 欣 校点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七卷)

鸳鸯影 蜃楼志 警寤钟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9 印张 38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544-4/I · 473

定价：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》之第七卷，收入清代白话章回小说《鸳鸯影》、《辱楼志》和小说集《警寤钟》。

《鸳鸯影》又名《飞花艳想》、《梦花想》、《幻中春》。因本书版本颇多，故刊刻不同则书名变易。有清代道光年间刊本，书题“樵云山人编次”，卷首有署名刘璋的自序。故一般认为，樵云山人即山西太原人刘璋。据有人考证，刘璋字于堂，号介符，别号烟霞散人、樵云山人。在康熙年间曾中举人，官深泽县令。其所著小说，尚有《斩鬼传》、《凤凰池》、《巧联珠》等，然此说尚待进一步考证。《鸳鸯影》是一部著名的才子佳人小说，写一段梦中奇缘的爱情故事，文字较为通俗流畅。

本书作为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，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一定价值。读过本书，会对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有较为深切的认识。然本书之被禁，并不在于它语涉淫秽，而在于它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叛逆观点。

考证本书的版本源流，先有《飞花艳想》书名，后被改作《鸳鸯影》刊行。然清代禁毁小说，都列入《鸳鸯影》一书，而不见《飞花艳想》，盖由于后者在当时流传已少之故。

《警寤钟》，清代小说集，四卷十六回。题“云阳嗤嗤道人编著”，“广陵琢月山人校阅”。今存有草闲堂本、万卷楼本等。

该书每四回一卷，卷演一个故事。每卷有总纲，点明该故事的主旨。四卷分述仁厚、忠义、孝悌、节烈，以求警醒世人，诚恶向善。该书语言流畅，惜部分情节离奇，加之迷信色彩，致削弱了作品的现实意义。

《辱楼志》为清代小说，二十四回。又名《辱楼志全传》、《情中奇》。作者庾岭劳人，真实姓名不详。现存有嘉庆、道光、咸丰间楼外楼藏板、三余堂、慎德堂、味经堂、聚文堂等刻本。

本书以广东十三行商总苏万魁之子吉士为贯穿全篇的中心人物，描绘了18、19世纪之交以广州为中心的沿海地区人情世态、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，同时将苏吉士与温素馨的爱情悲剧摹绘得维妙维肖。整部作品结构完整，脉络清晰，颇有新意。

由于书中有对男女之情的过分渲染，清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将其列入“淫词小说”予以查禁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 (7)
- 第 二 回 柳秀士舟中题句 (13)
- 第 三 回 两闺英湖上遇才郎 (17)
- 第 四 回 梅兵究难途托娇女 (19)
- 第 五 回 栖云庵步月访佳人 (21)
- 第 六 回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(26)
- 第 七 回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(29)
- 第 八 回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(33)
- 第 九 回 重结鸳鸯双得意 (36)
- 第 十 回 拆开梅雪两分离 (42)
- 第十一回 古寺还金逢妙丽 (47)
-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续春游 (52)
- 第十三回 连及第驰名翰院 (56)
- 第十四回 为辞婚种祸边庭 (59)
- 第十五回 掷金钱喜卜归期 (63)
- 第十六回 点宫秀暗添离恨 (65)
- 第十七回 雪莲馨辞朝省母 (69)
- 第十八回 柳友梅衣锦还乡 (72)

第一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

诗曰：

云山到处可舒襟，风月闲情试共寻。
世界吃场观莫浅，古今傀儡看须深。
春秋满腹非无意，笑骂皆文各有心。
不是千年明眼士，当时芳臭孰知音。

话说嘉靖年间，浙江绍兴府山阴县，有一秀才姓柳，名素心，表字友梅，原是唐朝柳宗元之后，父亲柳继毅，官至京兆尹，不幸在十三岁上边，就亡过了。母亲杨氏，贤能有志，就苦心守节，立志教柳友梅读书，日夜不辍，真个是：

三更灯火五更鸡，雪案萤窗志足奇。
自古书香传奕叶，果然庭训振家仪。

自幼的时节，日间母亲做些女工，友梅便随母侍读，夜间燃灯，杨氏就课子读书，那啾哦之声，往往与牙尺剪刀声相间。杨氏训子之严，无异孟母断机。友梅读书之勤，亦不啻欧阳画荻。友梅生得一表人材，美如冠玉，又且颖悟过人，做的文章便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，十五岁上，就领了钱塘县学批首。虽然他父亲已故，门庭冷落，那友梅生性豪爽，贫乏二字，全不在他心上，平日只以读书做文为事，或遇看花赏月、临水登山，却也做些诗词自娱。同辈朋友，却又啧啧称羨他的才华。生平因慕李太白的风流才品，又取个别字月仙，取谪仙爱月之意。隐居山阴县中，那山阴的所在，真个千峦竞秀，万壑争流，无穷好景，应接不暇。友梅的住居却弯弯抱着一带流水，远着数点青山，门栽几树垂杨，宛似当年陶令宅；径植百竿翠竹，依然昔日辟疆园。月到梅花，吟不尽林逋佳句；杯浮绿叶，饮不尽李白琼浆，曾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人才，诗云：

美如冠玉润如珠，倚马文章七步诗。
锦绣心肠能醉面，山川秀丽见丰姿。
陈思妙句应无敌，卫玠仪容差合宜。
一段风流谁得解，能挑卓女醉西施。

又有一诗单赞柳友梅的住居：

门掩垂杨绿树东，小桥曲径漫相通。
青山点点参云表，流水淙淙落涧中。
地产才郎知毓秀，花无俗气自吟风。

当年欲访幽人迹，却与西施旧宇逢。

原来柳友梅的住居，就在当初范蠡访西施的所在，那浣纱遗迹，至今尚存。柳友梅性又爱梅，他母亲生他这日，梦见梅花满树，落满怀中，因此父亲自小唤他是友梅。后园中，栽着无数梅花，乃是他父亲的手栽。柳友梅生性爱梅，凡遇梅花开放时节，或把酒对花自斟自咏，或携朋挈友迭唱迭和，兴致最高。卧房常时供一枝梅花，古秀曲折，令人描画不就；无梅时节，更挂一幅梅花的单条，墨花飞舞，生气飘动，常自题其上云：

吟成白雪心如素，曼到梅花香也清。

昔日浣纱今日恨，玉人如许愿相亲。

因这一首诗，有分教：阳春白雪，诗中联罗绮之缘；柳艳梅香，花下结鸳鸯之带。

一日，正值初春，梅花竞盛，开满园林，也有两叶的，也有单瓣的，也有绿萼，也有玉叠，或红、或白、或老、或嫩，疏影横斜，暗香浮动，引起那林和靖的风流，鼓舞得孟浩然的兴致。昔贤高李迪有诗咏那梅花之妙：

琼姿只合在瑶台，谁向江南处处栽。

雪满山中高士卧，月明林下美人来。

寒依疏影潇潇竹，春掩残香漠漠苔。

自去何郎无好咏，东风愁寂几回开。

其二：

断魂只有月明知，无限春愁在一枝。

不共人言惟独笑，忽疑君到正相思。

花残别院烧灯夜，妆罢深宫览镜时。

旧梦已随流水远，山窗聊复伴题诗。

柳友梅是日正在那里把酒赏玩，对花吟咏，忽见小童抱琴走进来道：“外边竹相公、杨相公来访。”原来竹、杨二生就是友梅同笔砚的朋友。竹生名干霄，表字凤阿，乃是兵部竹淇泉的嫡侄，与柳友梅又是年家，为人少年老成，最重义气，且文武兼长。杨生名怀璧，字连城，乃是柳友梅母亲的内侄，做人雅有情谊，三人交往甚厚，平日间不是你寻我，便是我访你。柳友梅听见说二人来访，忙出来迎接。三人因平日往来惯了，全无一点客套，一见了，柳友梅便笑说道：“两日梅花开得十分烂漫，二兄为何不来一赏？”竹凤阿道：“前两日因家叔父复命进京，匆忙数日，不得工夫。昨日要来，不期刚刚出门，撞见老刘厌物拿一篇寿文，立等要致与严相公夫人上寿，他说‘顷间去柳兄处寻不见，只得来央及兄’，又误了一日工夫。今早见风日晴和，弟恐错过花期，所以约了杨兄，不速而至。”杨生道：“小弟连日也为些俗冗羁绊，未免辜负芳辰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我说老刘昨日来寻，必有缘故，原来又要奉承权贵耳。”三人说着话，待过茶，遂邀进后园看梅。果然清香扑鼻，素色精神，引起人无限兴致，真不减玉树风前，何异瑶台下！柳友梅即于花下展开一幅花笺，吟诗一首，诗云：

素姿雅秀夺春开，压倒群花独占魁。

影入月中矜玉色，香浓雪里动诗才。
淡笼烟水疑图画，点缀琼瑶胜剪裁。
无限深情谁得解？相思不尽题相陪。

竹、杨二生接诗吟玩，俱夸奖道：“有此好花，不可无此佳句。更值芳辰对景，知己谈心，今日可谓二美具，四难并矣！”柳友梅道：“拙咏欠工，还求和韵。”竹、杨二生齐应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竹风阿随即吟成一首，和着柳友梅的韵，题于锦笺上云：

气禀先天得早开，名传南国播花魁。
难凋三友冰霜操，易赋千言珠玉才。
香冷暗侵高士卧，影疏振约美人裁。
年来有子堪调鼎，燮理阴阳可重陪。

柳友梅道：“风阿兄诗句，声口超卓，绝无寒士气，鼎鼎才也！”杨连城看了，也赞道：“诗情雄壮，大有盛唐音韵，非中晚可及！”随即自己也展开一幅诗笺，花前题就，呈与柳、竹二生。柳友梅接来一看，上写云：

欲识天心待雨开，流芳已占百花魁。
一枝初试阳亨象，数点中宜造化才。
逊雪难为郢客和，斗艳疑属寿阳裁。
不须攀折相寻问，半领春风得意陪。

柳友梅看罢赞道：“杨兄佳句，当为翰苑仙才！”竹风阿道：“但观末后一联，分明是春风得意，看花长安之意了。”三人互相题咏，赏玩了一回。

柳友梅就叫抱琴排上酒肴，即于花下对酌。饮了数杯，竹风阿道：“此花秀而不艳，美而不妖。众花俱萎，此独凌寒自开，万木未荣，此独争春先放，虽然骨瘦姿清，而一种潇洒出尘之致，自非凡花可及，使人爱而敬之。就如二兄与小弟交，淡而自浓，久而加敬。终不似老刘这班俗子，伺候侯门，趋迎府县，未免为花所笑。”友梅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怕他又笑你我为功名，终日饮酒赋诗，与草木为伍。”杨连城道：“他们笑我，殊觉有理，我们笑他，便笑差了。”竹风阿道：“如何笑差？”杨连城道：“你我做秀才的，无不博个脱白挂绿，若弟辈功不成、名不就，又不会钻刺，又不去干谒，终日以诗酒陶情，哪个个平地一声雷，便扶摇万里去乎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富贵从来有命，读书岂为功名！昔曾文正公已做状元，人道他一生吃着不尽，他尚云‘我志不在温饱’。据小弟看来，功名还是易事，尚有难于功名者耳。”竹风阿道：“柳兄妙才，功名自易，他日云程，自在玉堂金马之内。杨兄苦志萤窗，埋头雪案，其功名亦自不小，瀛洲夺锦，雁塔题名，应有日也。若弟赋性愚鲁，意不在书，志欲学剑，当效班孟坚投笔，觅个封侯万里，方遂生平，尚未知遇合何如？今友梅兄又说有难似功名的，更是何谓？”柳友梅含笑说：“此心曲事，难于显言。”竹风阿道：“知己谈心，不妨倾肠倒肚，何必拘拘，就是小弟大言，也是酒后狂愚，不觉自陈肺腑，吾兄何必如此隐藏？”杨连城也道：“既系心交，不妨直道。”三人一边说，一边饮酒，柳生至此已饮了数杯，不觉乘着酒兴笑说道：“小弟想人有五伦，弟不幸先父先亡，又无兄弟，五伦中已失了二伦。君臣朋友间，遇合有时，若不娶一个绝色佳人为妇，则

是我柳友梅空为人在世一场！枉读了许多诗书，埋没了一腔情思，便死也不甘心。只是美玉藏辉，明珠含媚，天下虽有绝色佳人，柳友梅哪能个一时便遇？所以小弟说尚有难于功名耳。”杨、竹二生齐道：“如兄之才，怕没有佳偶相谐么？只要功名到手耳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兄等不要把功名看重，佳人反看轻了！古今凡博金紫者，无不是富贵，而绝色佳人，能有几个？有才无貌，不可谓之佳人；有貌无才，不可谓之佳人。即或有貌有才，而于吾柳友梅无脉脉相契之情，亦算不得吾柳友梅之佳人。”竹凤阿道：“听兄说来，古诗云‘倾国与倾城，佳人难再得’，良有以也。”杨连城道：“昔相如见赏于文君，李靖受知于红拂，佳人才子，一世风流，动成千古美谈，事固有之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志愿，还不止此。文君虽慧，已非处子；红拂虽贤，终为婢妾。况琴心挑逗，月夜私奔之事，终属不经，若小弟决不为此。”杨、竹二生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怪不得兄说难于功名矣。”

三人谈笑饮酒，正说得情投意洽，忽见抱琴进来道：“外面刘相公来访。”三人听见，各不欢喜。柳友梅便道：“蠢才，晓得我与竹相公、杨相公饮酒，就该回不在家了。”抱琴道：“我也回他，刘相公道：‘我方到竹相公处问，说在柳相公园中看梅，故此特来。’又望见内园花色，自要进来看花，因此回不得了。”柳友梅尚沉吟不动，只听见刘有美已在前厅叫道：“友梅兄，凤阿兄，好作乐！”柳友梅只得出来迎接。

原来这刘有美名斐然，也是个挂名秀才，勉强做几句丑时文，却一味抄袭旧文，钻刺当道，为人又且言语粗鄙，外好滥交，中藏险恶，又因新断了弦，终日在外边寻些露柳墙花，品行一发不端了。为此，三人都憎厌他。这一日走进来，望见柳友梅便叫道：“柳兄好人，一般通是朋友，怎么就分厚薄？你既有好花在家，邀老竹、老杨来赏，怎么就不呼唤小弟一声？难道小弟就不是同学的朋友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本该邀兄，只恐兄贵人多忙，无暇干此寂寞事耳。就是杨、竹二兄，也非小弟邀来，不过是偶然小集。兄若不弃嫌，请同到小园一乐何如？”刘有美听了，一径就同到后园。竹凤阿与杨连城看见，只得起身相迎，因说道：“今日刘兄为何有此清兴？”刘有美与杨连城作揖道：“你一发不是人，这样快活所在为何瞒着我，独自来受用？不通！不通！”又与竹凤阿作揖致谢道：“昨赖大才润色，可谓点铁成金。今早送与本县赵老师看了，便十分欢喜，大加称赞。若送到严相公府中看了，不知还有多少褒奖哩。今小弟增光，倘后有什么余荣，皆吾兄神力矣！”竹凤阿道：“赵县尊欢喜，乃感兄高情厚礼，未必便为这几句文章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常言说‘秀才人情半张纸’，小弟寒儒，贺相国之寿，只有这寿文足矣，倒没有什么厚礼。”杨连城道：“小弟瞒兄看花，便怪小弟，像吾兄登县尊之堂，拜相国夫人之寿，抛撇小弟，就不说了？”说罢，众人都笑起来。原来那位夫人，就是赵文华拜她做干娘的。因往天竺进香，赵文华就接她到县，恰好正值她的生辰，赵文华与她做起寿来，便哄动了合县的士夫。刘有美是个极势利的，况又拜在赵文华门下，因此做这篇寿文，兼备些礼物去上寿。只有柳友梅与竹凤阿、杨连城三人，一般有傲气的，不去上寿。那山阴县的矜绅哪一个不去的？这一日在席间提起，刘有美道：“今日与赵老师令堂上寿，虽是小弟背兄，也是情礼上却不过。还有一事，特来请三兄商议，若是三兄肯助一臂之力，保管有些好

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有何好处见谕？”刘有美道：“严相国有一内亲的令爱，年已及笄，曾与会稽县朱世良割襟，近日朱家家事消乏，严相国的内亲要赵老师作主，替她另配一个女婿。县中人闻知，纷纷扬扬，说严府倚仗势力，谋赖婚姻，人都不服。我想这些人却痴，干你什么事？会稽县学中，第一是老方出头，要替他女婿告状。赵老师听得些风声，又不好发觉。今日与小弟师弟至情，偶然谈及，小弟想同学的朋友，通好说话，只有老方有些假道学，又尚气，为人敢作敢为，再不思前算后，与小弟再说不来。我晓得他与三兄极相契厚，三兄若出一言阻挡了老方，其婿徽商，不谙这里的事，只合罢休。不惟赵老师深感，就是严府里晓得了，那婚事也有些意思，包你宗师下来，严相公自然荐举，今年科举稳稳的了。这是上门生意，极讨好且不费力。”竹风阿听了，心下便有几分不快，因正色道：“若论他倚仗严府势力，赖人婚姻，就是老方不出头，小弟与兄，也该持一公论，事关风化，如何刘兄反要与他周旋？未免太势利了！”刘有美见竹风阿辞色不顺，遂默默不语。柳友梅道：“小弟只道刘兄今日特来看花，原来又为着严府的公事。这等便怪不得小弟不来邀兄赏梅了。”杨连城也笑道：“良辰美景，只宜饮酒赋诗，若是花下谈俗事，颇觉不雅。刘兄该罚一世巨觥，以谢唐突花神之罪。”刘有美被竹风阿抢白几句，已觉抱惭，又见杨、柳二生带笑讥刺，他甚没意思，只得勉强道：“小弟与竹兄偶然谈及，如何便有罚酒？”柳友梅道：“这个一定要罚。”叫抱琴斟上一大杯，送与刘相公。刘有美拿着酒，说道：“小弟便受罚，倘后有谈及俗事者，小弟也不饶他！”竹风阿道：“这个自然，不消说！”刘有美吃干酒，看见席间笔墨淋漓，便笑道：“看来三兄在此有兴做诗，何不见教？”柳友梅道：“弟辈诗已做完，只求刘兄也做一首！”杨、竹二生也道：“刘兄有兴，也和友梅兄原韵，以见一时之胜！”刘有美道：“兄等又来奈何小弟了！小弟于这七言八句，实实来不得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吾兄长篇寿文，称功颂德，与相国夫人上寿，偏来得，为何这七言八句不过数十字，就来不得？想道知此梅花没有荐举么？”刘有美便嚷道：“柳兄该罚十杯！小弟谈俗事，便罚酒，像老兄这等，难道就罢了？”随即斟了一大杯，递与柳友梅。杨连城道：“若论说寿文，也还算不得俗事。”竹风阿道：“寿文虽是寿文，却与俗事相关，若不关俗事，刘兄连寿文也不做了。友梅兄该罚！该罚！”柳友梅笑了笑，把酒一饮而干。

四人正在那里饮酒赏玩，抱琴走到，呈上一个封筒，上面用一个图书。柳友梅道：“是哪里传来的？”抱琴道：“是钱塘学的斋人传来，说是杭州府雪太爷的诗题，发到学里，为此特特传来，三日内就要缴去哩！”柳友梅就拆开一看，原来是两幅锦笺，上写两个诗题，一个是《春闰》，一个是《春郊》，首尾限韵，首韵是个雨、丝、风、片、烟、波、画、船八字，尾是谿、西、鸡、齐、啼五字。竹风阿道：“原来就是敝年伯出的，这诗题出得有些意思。友梅兄，你道他为着什么来？”柳友梅道：“这无非要征取诗篇，观赏人文的意思耳。”竹风阿道：“虽则如此，据我想来，另有深意。恐出此题，还不是敝年伯自出的。”刘有美笑道：“风阿兄，又奇了，若不是太尊出的，谅一诗题，请谁代笔？”杨连城道：“风阿兄与雪公在京邸时曾与素心晨夕，他必然得知细里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一定要请教了。”竹风阿道：“今日天色已暮，酒又深

了，且暂告别。”柳友梅尚欲留饮，竹凤阿道：“这倒不必了，明日是二月花朝，就是小弟作东，屈三兄往西湖一棹，乘此春光，便好将此诗题，我就好与三兄说明诗题的意思，岂非上下两得？”众人齐道：“如此甚好！”四人即于花前分袂，同作揖，直出门而别。正是：

一杯一杯复一杯，几人对酌山花开。

既醉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来。

未知柳友梅游湖何如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柳秀士舟中题句

诗曰：

世间真伪不相兼，只为才情赋自天。
班马文章由夙慧，庾鲍诗句实前缘。
牙琴须遇知音解，卞玉还逢识者怜。
不是美人亲听得，空令雅韵落前川。

话说柳友梅到了次日，乃是二月花朝，天气晴和，莺花缭乱，那花间的百鸟，娇滴滴在枝上弄晴。柳友梅书斋晓起，不觉游兴勃勃，又急要晓得那雪太守诗题的意思，记得夜来竹凤阿约游西湖，随即梳洗毕，吃过早膳，身上穿一领水墨色衣，头戴一片毡巾，手执一柄棕竹扇子，脚上穿一双红方舄鞋，飘然有凌云气概，真浊世之佳公子也。禀过母亲，就叫抱琴跟了，一径到竹凤阿家来。

恰好才到中途，望见竹凤阿已同着杨连城、刘有美，驾着兰舟，迤迤地荡将过来。抱琴先看见，叫道：“竹相公哪里去？家相公在此。”竹凤阿道：“来得正好！”抱琴先跳上船。把缆系在绿杨之下，随接了柳友梅下船。竹凤阿见了柳友梅，因说道：“昨晚相约，今早见天气好，弟恐辜负花晨，特驾小舟，屈了杨兄、刘兄，与吾兄同往西湖一游，不道吾兄先已移玉，可谓知己有同心也。”杨连城道：“这才是有约不忘。”刘有美道：“昨晚诗题想今日定要做了。但友梅兄可要晓得那诗题的意思么？说起来，只怕友梅兄不喜杀还要想杀哩！”柳友梅道：“诗题的意思，弟实不知，今日正要请教凤阿兄。难道兄已预先晓得了么？”刘有美道：“小弟倒已预先打听着了，才与二兄说过。凤阿兄也道‘如是，如是，不差，不差！’若友梅兄要我说，昨日罚小弟的酒，今日要吃还我，若不吃，小弟只推不知罢。”竹凤阿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不一时，舟人排上酒来，竹凤阿道：“刘兄且请饮一杯，润润喉才说不妨。”刘有美道：“兄等难道倒不吃？”竹凤阿叫将大杯来斟上酒，递与刘有美，次连城，次友梅，最后自己也筛了一杯奉陪。单有刘有美的酒量原高，拿起酒，一饮而干，一连饮了数杯，乘着酒兴，说道：“昨日诗题，兄等道是哪个出的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是府里出的，学里传来的。”刘有美道：“是学里传来的，却不是府里自出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怎么不是府尊出的，却又是谁出的？”刘有美道：“小弟也不知。昨晚别后，小弟一向有一相熟的旧邻，现在杭州府做书手，府中消息都晓得。昨日返舍，就遇着他在舍下了。小弟与他偶然谈及，他对我说：‘诗题是太爷的一位小姐出的。’你道天下有这样聪明女子么？可不令人想杀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原来如此！怪不得兄要着魔矣。这样说

起来,那小姐一定能诗的了。但世上难得才色兼全的女子,有才者未必有貌,有貌者未必有才,即或有貌有才,而无一种才貌的风情韵致,亦与无才貌者等。有才无貌,不可谓之绝色佳人;有貌无才,不可谓之女中学士;才有貌,而风情或减,韵致歉然,亦如嚼蜡,便无味矣。”“那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,闭月羞花之貌,不惟女工针指,件件过人,至于诗词一事,尤其所长。就是雪府尊刻的《啸雪集》,倒有大半是小姐吟咏的,难道不是才色兼全钟情女子么?”竹凤阿道:“兄知其一,未知其二,雪小姐的才貌,果然是仕女班头,但我敝年伯的意思,必要配个文章魁首,为此出这诗题,虽试士,实欲择婿耳。”柳友梅听说,心上也不觉暗暗欢喜,想道:“我柳友梅若题破了雪小姐的诗题,便不患佳人难遇矣!”便一心想着雪小姐,不觉诗兴勃勃,如有所得,对着竹凤阿道:“既如此,当吟成才士句,接续美人缘也。”竹凤阿道:“正是!今日乘此春光,赋诗饮酒,亦一乐事,且请吟诗。”杨连城道:“诗不成者罚酒三巨觞。”刘有美道:“小弟诗是决做不出的,倒情愿罚酒。小弟昨夜闻此好消息,想了一夜,有了头没了尾,有了尾没了头,不觉没心绪起来,今早倒搁笔不题,索性养养精神,好若吟一首,如今决做不出的了。”柳友梅道:“昨日尚未请教,今日正该同咏。”杨连城道:“若无佳句,曷谢良辰,正该同做。”竹凤阿道:“即如此,请各挥毫。”

抱琴就在拜篋中,取出文房四宝,四人各分了纸笔。只见竹凤阿注目花笺,搜索枯肠;杨连城拿着一管笔,口里唧唧啾啾地吟哦;刘有美也不做声,拿着酒,只顾饮,举起觞,不住吃;只有柳友梅也不想,也不写,也不饮酒,立起身往船头上散步,遥望那四围山色、一带花光,不觉诗思扑扑从天外飞来,喜动眉宇,便叫抱琴取过纸笔,顷刻写成七言律诗二首,真个是:

文成七步,笔扫千军,腕下霎时兴云雨,纸间顷刻走龙蛇。

柳友梅写完了诗,袖在袖中,走入舱中,问道:“三兄诗俱完了么?”刘有美道:“兄怎么不去做诗,反去问望,三杯头是不饶你的。”柳友梅道:“弟实不才,诗已粗成。”刘有美道:“这样险韵,兄难道完得如此神速?”竹凤阿道:“柳兄才极敏捷,他若诗成,尚未知鹿死谁手,小弟诗虽胡凑,尚欠推敲,柳兄佳句已完,亦未写出,柳兄既已诗成,何不赐教!”柳友梅就在袖中取出,与三人看。刘有美接在手中,叫道:“友梅兄果然做了,大奇、大奇!可谓真正才子。”竹凤阿笑道:“真正才子,合配个真正佳人。”杨连城道:“相配时,这诗题分明是姻缘簿了。”众人都挨拢来看,只见上写道:

其一:《春闺》

雨意迷离锁隔溪,丝丝飘堕湿花西。
风声远浦惊归雁,片刻巫山促晓鸡。
烟影半湾情欲绕,波光千顷恨还齐。
画栏整日凝眉望,船隐垂杨鸟自啼。

其二:《春郊》

雨余淑气满幽谿,丝柳迷花隔路西。
风日弄晴飞蛱蝶,片云凝彩堕山鸡。